

【河渠志】

我的岳父家有一条木船,我曾当一回纤夫,做一次舵手,将一船棉花运至响水。交易后,又从响水购回一些水产回当地销售。

【亲水情】



【运河水】

南角楼渡口

□徐怀虎

端午节那天,一位从外地回淮安探亲的老人特地来到老淮安城西南隅,现在的堂子巷大桥处走走看看,站在整洁、壮观、美丽建有四座楼阁的桥面上,看到清澈的里运河水、两岸树木青绿时。老人说,真是大变样,真好美。以前此桥处有一渡口,我们叫它南角楼渡口,也有人叫堂子巷渡口。他说:上世纪六十年代,他就是从南角楼渡口的渡船上跨上运河中的客轮离开家乡淮安的。

之所以叫南角楼渡口,是因为渡口处在南角楼地段(古淮安城墙在此处有个角楼,叫南角楼)。古城有副对联说:“南角楼、北角楼,南北角楼望南北;东长街、西长街,东西长街卖东西。”南角楼虽然早夷为平地,但南角楼却成了有名的地理标志,之所以又有人叫堂子巷渡口,是因为渡口码头正对堂子巷巷西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们家就在南角楼渡口北边不远处建房盖屋、安家落户时,南角楼渡口的渡船还在渡人。当时里运河河宽六十多米,河两边渡船码头都是黄麻石一级一级从堤上伸到河边,再延伸到水中一米多,码头三边都有木桩排列着,这样的码头既防塌,又防木渡船靠码头时碰撞损伤。渡船是能装三吨多重的木船,船很宽,船舱上都铺有厚木板,船两边有木护栏。船工姓王,熟悉他的人叫他王二,就住在河西岸堤坡处。渡船上没有棹、橹、舵,唯有4把船篙,船篙有长有短,都装有铁篙头,其中有一根是装弯篙头,弄船人家船上都有根把弯篙,关键时候它的作用很大。船主王二,当有渡客要过河时,他总是把渡船旁靠在码头上,船头的船绳拴在码头木桩上,他双手拿一根大船篙从船帮外侧扎入水中后,贴着船帮外侧,这样船就紧靠码头,上渡船的人就一脚从码头上跨上船,船也不怎么摆动。待渡河的人上齐后,他解开缆绳,从船内侧下篙,船就离开码头,他一篙一篙从船头撑到船尾,有时也会有会撑船的渡客拿起船篙和他一起撑渡船。河中有流时,他会顶流把船顺着河边往流上方撑,然后再把船往对岸撑,这时船顺着流向对岸游动很快,驶到对岸不偏不倚正好靠上码头。靠上码头时,他手带缆绳,一脚踏上码头,拴好绳上船,又用船篙支在渡船外侧,让船贴靠码头,再招呼客人下渡船。在人们的记忆中,他撑渡船几十年从没有出过事。那时候过渡船也就收一分钱、二分钱,他不主动收钱,有两个木盒子挂在船两边栏杆上,过河的人都主动往里边扔过河钱。不扔他也不要。河西诸如淮城化工厂等单位工人过河钱都由单位集中支付,生产队给他补贴些粮食。

船主王二,在渡船河西码头两旁开种了许多蔬菜地,河边还圈了一个鸭栏,养了十多只鸭和鹅,他撑渡船过河时,鸭鹅就紧跟在船后游过来游过去,还不停“呱呱”喊叫,像给他助阵,又似一首流动的音乐。

南角楼渡口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因淮城化工厂被砍,河西菜农们又不收粪水,挑担进城卖菜改用骑车从西门大桥进城,河西也开办了浴室等,过河的人越来越少,渡船也就停摆了。2014年在南角楼渡口地址上新建了堂子巷大桥,人们通行就更方便了。

惠泽湖荡的唐响河

□闲人

涟水是淮安市最先实现河网化的一个县。早在1958年,《新华日报》记者赤布就以《这是幻想吗?——不!》为题加以报道和推介。全县从西到东有六塘河、盐河、一帆河、唐响河四大水系。其中,唐响河水系是人工开挖的新水系,源于涟水东北乡湖荡地区的唐集镇。

唐集是涟水东北最低洼地区,过去是水乡泽国,与佃湖毗邻,统称为佃湖荡。民谚说:“佃湖荡,十年九年没指望,年年发大水,遍地是汪洋,百姓拖儿抱女去逃荒。”这是因为,该地区虽然东有废黄河,但它不能泄洪排涝;西一帆河,但它没有海纳百川的本领,不能根除湖荡地区的水患。新中国成立不久,江苏省人民政府根据涟水的实际情况,决定在这一地区开挖一条排水河道,唐响河应运而生。

1954年11月中旬,江苏省水利厅征集涟水、淮安、灌南等县五万民工和工程技术人员,奔赴唐响河工地,进行这一艰巨而伟大的水利工程。1955年6月胜利竣工。唐响河南起唐集镇唐集街,经过南禄、方渡等乡镇,北经齐庄、盆窑入灌南境,过大相圩入响水境,在响水中学西不远处注入灌河。河底宽18米,河面宽54米,全长34.7公里,涟水境内12公里,南与唐松河、芦河通联。1956年,20公里长的伏堆河挖成之后,才完成唐响河水系。1965年秋,又对其加以疏浚,使之成为畅通无阻、川流不息的排水河道。

唐响河两岸稻花香。唐响河水系形成后,不仅为根除水患做出巨大贡献,1958年起,又担负起两岸农田旱改水的重任。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,为节约水源,改自流灌溉为电力灌溉,两岸各乡镇建起了若干电灌站,从落谷育秧就打水灌溉,秧苗栽插后,在清泉的滋润下,茁壮成长,到处绿波荡漾;抽穗扬花后,稻海翻金浪,成熟收割时,机声隆隆,谷粒流淌,家家户户大囤满小囤流,洁白的大米饭扑鼻芳香,人们陶醉在幸福的天堂。

唐响河中鱼虾肥。唐响河通联灌河,灌河中的河蚬、鲈鱼在河闸开启时,不断游入唐响河,增加了唐响河中鱼类的品种,摸蚬人从河中摸起成桶的河蚬。唐响河堤宽阔高大,人们在其上栽植各种树木,桑槐榆柳,品种齐全,婀娜多姿的柳条随风点着清水,激起一圈圈涟漪;春夏,槐花绽放时,洁白清香,引来蜂在林中放蜂,金黄的蜜蜂在花丛中飞舞,盘旋,奏出美妙的乐曲。

唐响河中千帆竞。我们家乡亦农亦商的人们,从前只靠肩挑驴驮进行小本贸易。唐响河开通后,为他们提供了极大方便。他们先用小木船,后用机帆船进行水上贸易,将家乡的土特产稻谷、小麦、大豆、玉米、高粱、生猪等装船运出。无风时,篙撑绳拉;有风时,扯起帆篷,航行在唐响河中,驶向响水。在灌河中交接货物,然后驶向陈家港,进行交易。我的岳父家有一条木船,我曾当一回纤夫,做一次舵手,将一船棉花运至响水。交易后,又从响水购回一些水产回当地销售。不仅学习了行船技术,也增加了社会阅历。

乡野之尚

□穆文清

星期天和几位朋友去洪泽湖边游玩。沿着洪泽湖大堤堤内土路漫步时,不经意地,我们发现了一种格外亲切的植物——尚。我随手摘下一枚它的果实尚婆婆,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了少年时代的乡野之尚。

尚这种一年生草本植物,对于我们农村长大的人来说,算得上是老朋友了。《诗经·陈风·东门之池》里说:“东门之池,可以沤麻。”这里的麻也就是尚麻,虽然尚与麻是两种植物,但因为都是织绳之物,自古以来有时就尚麻不分家了。记得小时候,沟边河堤,坟头野地等,常有它生机勃勃的身影。有的是村民在自留田的边角废地上撒种生长的,更多的则是野生的。

进入秋天,尚长老了,人们便开始收尚了。收尚是个力气活,有的用手拔,有的用刀砍。拔尚费劲,刀砍费工,因为刀砍之后,尚根还留在土里,还得把它刨出来。尚砍倒或者拔出,要去掉尚叶和尚婆婆,然后再打成捆放到河塘里沤。沤尚看上去简单,但它不仅是力气活,也算是个技术活。成捆的尚放进水里,要分层码堆,底一层东西方向码放,上一层就要南北方向码放,这样一层压一层,相互铆紧,不会散塌。尚捆码好后,还需用铁锹挖些河塘淤泥压在最上一层。淤泥要压实压厚压沉,不能让尚浮出水面,否则,沤出的尚就会半生不熟,前功尽弃。如果天气晴好,尚在河塘里沤上七八天便可起水了。这时的尚也就由生尚沤成熟尚了。

成捆的尚拖出水后,家家便选择队场、大路边、树荫下开始扒尚。扒尚往往是大人孩子齐动手。沤熟的尚剥离尚秆并不困难,难的是一根接着一根剥,这就需要耐心了。我们男孩子大多像猴子,要不了多大工夫,就忍不住玩耍起来。玩耍最好的家伙就是剥下尚皮的茎秆了。不用说,武戏很快就开场了。解放军打敌人等等,敌我双方拉开架势,爱憎分明,打得热火朝天,异常激烈。大人口中喝骂几声,手中正忙忙活活,也就懒得再问了。大人们将尚皮剥下后放在架子上晾晒,每隔段时间就翻晒一次。尚皮晒干后,再打成捆,收工时扛回家,期待着能够卖个好价钱以贴补家用。尚,是改革开放前我们乡村土生土长的经济植物。

改革开放后,尚就不再是农村的经济植物了。尚绳麻绳早被尼龙绳所取代,尚麻失去了用武之地。一次乡野之游偶遇几株野生尚,勾起我如许的回忆,是对过往岁月的回望与思考,尚麻退出农村经济植物的舞台,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,我们应该为之庆幸,但是,它们在历史上对我们农民生活的贡献是不应该忘却的,为此,我怀着感恩之心小记乡野之尚。



洪泽湖船塘

周长国 摄

【渔乐记】

逼鳝现形

□王生标

我大伯在大集体的时候,是生产队的管水员,一个人负责一方水稻田的水管工作。有一次,一条新丰产沟里仅有一层薄水,大伯几次反复的走来走去,无意间发现浅浅的淤泥上有许多的黄鳝,在沟里游动。意外的发现让大伯兴奋不已,他赶忙撤下披在上身的“小服子”(一块纱布),将黄鳝抱在里面带回家。那时,我只有十一二岁,看到大伯抓到那么多黄鳝感到非常好奇,便向大伯问明原委。起初,大伯对我的询问笑而不答,把我的好奇心吊足了,才向我娓娓道来。听了大伯的叙述,我半信半疑,黄鳝那么的狡猾,仅凭人为的在小沟里来回走走,它就能现出原形了?看到大伯和我讲话时的神情,又不像糊弄我的样子。

一个周末上午,我独自提着一只竹篓,找到一条水很浅的丰产沟,在沟里来来回回走了许多趟,也未见一条黄鳝的影子。回到家里见到大伯,气冲冲对他说:你骗人!大伯便向我问明情况,听后仰天大笑。当天下午,大伯带着我来到一条丰产沟,他在前面走,我在后面跟,那条沟大约50米长,我们先在10米长的范围内来回走,我小腿肚子已隐隐酸胀难忍,小沟子里的水已浑浊不堪,我气喘吁吁一屁股坐在田埂上。大伯站在沟里,好像在搜寻什么,突然他“嘘”了一声,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,定神一看薄薄的水里,有一条黄鳝在游动,再细看好像有好几条。我迅速来了精气神,将它们一一擒获。那天上午,我和大伯足足抓了有八九斤黄鳝。

回到家里,我百思不得其解。询问大伯奥秘所在?大伯将秘诀告诉我:采用此法,必须选择新开挖未过冬的丰产沟,黄鳝没有洞穴。人为的使丰产沟里的水浑浊,黄鳝因缺氧只好从淤泥下钻出透气。